

人生自是多情痴

唐宋词影说

辛克志



黄海◎著



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人生自是有情痴

——唐宋词类说

黄 海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生自是有情痴 / 黄海著.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81126-561-3

I. ①人… II. ①黄… III. ①唐宋词—诗词研究
IV. ① 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0372 号

人生自是有情痴

著 者: 黄 海

责任编辑: 史达宁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3 年 0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0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561-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5981027

绪 言

钱锺书先生说：“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1]郭英德先生也说：“古典文学研究应该是开放的，应该与平民百姓的命运息息相关，应该与社会文化的脉搏一同跳动，更应该在当代文化建设、当代思想启蒙中奉献出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2]古代文学是一份十分厚重的文化财富，它不仅仅是语言文化的美，更是古人对自然、人生的感悟和体验的外化，表现出古人深厚的人文修养，具有极其丰富的精神内涵。我们阅读经典，可以接受美的熏陶，更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提升自己的人文修养。“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古代文学研究，就有责任与义务以人为本，面对现实，去促进当前社会的安定和谐，鼓励人类去追求正义、憧憬理想、建设文明，以及相互间的爱，将对古代文学的解读与阐释同

[1] 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8页。

[2] 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101页。

现实的精神相沟通。”^[1]

唐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奇葩，它突破了“诗言志”的诗歌传统，深入到人的感情世界，深入到世俗生活的每个角落，从不同的角度触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柔软之处，让我们重新体验生活的从容和优雅，忘却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浮躁的情绪，仿佛暑天的清凉饮料，沁人心脾。我们期望能对唐宋词做深入而易懂的诠释，打通古人和今人之间的时空间隔，让那些流淌在唐宋词中的绵邈情思、闲情逸致、生命忧患乃至家国责任都能与今天的读者产生共鸣，让我们在万丈红尘之外去体验精致的精神生活，体验自身的存在。

《庄子》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情流露的作品对接受者来说是非常容易引起共鸣的。词本身具有音律谐婉、字句参差、意境幽美闲深等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点，加上词在唐宋时代被视为“小技”，不受诗教文统的约束，往往成为文人抒发私人情感和描写私人生活的工具；比起诗文来，能够更真切地反映情感，是文人对生命的体验和总结。宋代王灼《碧鸡漫志》说词“本于性情”，尹觉《题坦庵词》认为“吟咏性情，莫工于词”，张炎《词源》也说“颠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词善描写情感，也就更容易让接受者产生共鸣。在共鸣的过程中，作品的意义也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

唐宋词作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古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记录了他们的现实生活、理想追求、喜怒哀乐、道德情怀，所谓“后人之感，感于文不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自序》）人类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爱情、友情、亲情、赏玩山水、感叹历史、忧国爱家……都是可以相通的。本书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全面研读唐宋词及相关研究论著，按照主题或题材分类，对唐宋词做比较全面的梳理。

首先是爱情。爱情作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自然是擅长抒情的词最重要的题材。唐宋词以爱情为主题的比比皆是：相思的缠绵与执着、相守的欢笑与旖旎、生离的悲戚与哀婉，更有死别后的痛苦与遗憾……真挚的爱情是人类最美

[1] 黄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第73页。

好的感情。在唐宋词里，我们可以体验最真最纯的爱，无关物质和权势。那些优美的词章、深刻的思考、细腻的刻画都足以引起我们的共鸣，洗涤自己的心灵，排解因感情而生的烦忧痛苦。

人世间除了爱情，友情也是极为重要的。真正的友情，不分年龄，无视地位，是一种真正的相知相惜，比如黄庭坚与苏轼、辛弃疾与陈亮等等。唐宋词中展示的友情，既有相互慰藉的温暖，也有同进退的高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理解，是纷繁人世间最珍贵的财富。

爱情、友情之外，唐宋人对自然也怀着特别的感情。在农耕社会，人们与自然的关系非常紧密，词人对自然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是如此敏感。生命的脆弱、短暂与自然的博大、永恒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伤时情怀在唐宋词中随处可见，伤春与悲秋是伤时主题中的主要内容。由此我们可以触摸到自然界的细微变化，惊讶于词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关注。执着的人生思考丰富了他们的人生，也会丰富我们的人生。

自然的变化触动心灵，引发思考，自然的美丽和神奇则令人心醉。唐宋词对山水的描摹，展示了如画的神州大地，也展示了词人与山水之间的默契。山光水色愉悦着唐宋文人，唐宋词中的山水愉悦着我们，让我们在纷杂的城市生活中同样可以感知山水的宁静。唐宋词中的山水并非远离人世的仙境，城市的繁华、意蕴丰富的人文景观同样在山水词中有所表现，透过这些词作，我们更能体会古人与自然的默契和亲近。

隐逸是古代文人追求自由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在仕途坎坷的时候，在理想破灭的时候，逍遥于山水间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安慰。现代人紧张烦躁的心，是不是一样渴望着自由自在、超脱现实的生活呢？在唐宋词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到答案。

隐逸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把玩思考身边之物则是切实可行的。唐宋词中有大量的咏物词。诗人对眼前所见之物浮想联翩。他们的知识积累、情感变化都借着咏物折射出来，状物之工、托意之巧、言志之切，都能让今天的人们感慨良多。

词人并不拒绝世俗的欢乐。每逢时序节令，往往会填词助兴。吴熊和先生为《宋词与民俗》所作的序中说：“宋人作节序词是一种独有的时代风气，为时令节日点缀应景所必需与必备。两宋名家，几乎没有不作节序词的。”^[1]唐宋

[1] 黄杰：《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页。

词中对各种节序的描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节日风俗。同时，节序是特殊的日子，往往会引发文人的感慨，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时代的心理。

文人词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有雅化的趋向，题材方面和诗歌渐趋一致。摆脱了酒席歌宴束缚，突破了庭院深闺限制的咏史怀古词，以独特的方式思考历史、感怀古人。词人或抒发内心情志，或讽喻现实。这类题材的词作是传统文人心怀天下责任感的流露，值得我们细读深思。

谈到文人的责任感，要特别提到以时政为写作对象的一类词——时政词。宋代对外政策软弱，王室被迫南渡，丧失半壁江山；南渡后偏安一隅，日渐消弱，最终亡于蒙古。文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文人在词作中自然要抒发对国家的热爱和眷恋、对时政的不满和讥讽。时政词集中体现了文人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与诗、文一起记录了历史。

唐宋词给人的印象是忧愁的、悲戚的。人类除了这类情感，更有喜欢戏谑的天性。欢乐之时，自然要有幽默诙谐的词增添气氛；悲愤之时，插科打诨比起正面倾诉更加有力量。俳谐词是唐宋词中特别的一类，轻松活泼的调笑、正话反说的愤懑，借着诙谐展示出特殊的魅力，值得重视。

杨海明教授说得好：“词之所以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其本源就主要在于它所贮存的十分丰厚而又贯通古今的人生意蕴。”^[1]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和解答，能让读者常读常新。唐宋词作为前人生活体验的总结，涵盖了人生的方方面面，除开对人的社会价值的追问和感叹外，更多关于个体价值和生命体验的感慨。“一方面……词中拥有丰富的‘真、善、美’资源，它们既能培育人们的真情、爱心和社会责任感，又能使其提升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词能‘以情动人’和‘以美诱人’，它不靠说教与灌输的方式和手段，而用感化及熏陶的办法去影响读者。”^[2]通过唐宋词的欣赏和研读，能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美好的情感，细心体味多变的自然，引领我们透过人生的表象，深入思考人生的本质；超越红尘，拥有自由的心灵，“诗词是民族历史的感性的显现，是赖以构成民族特性的文化——审美心理之细腻而丰富的律动。世界将由此而窥见中国文化超以象外的环中道心及其

[1] 黄杰：《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页。

[2] 黄杰：《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页。

杳蔼流玉、泠然希音的美，中国文化则由此而向世界展示其雄奇的山体、翱翔的鹏风、流水之采采、远春之蓬蓬。”^[1]

[1] 王钟陵主编：《唐宋词鉴赏·序》，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目 录

第一章	人生自是有情痴：爱情词	/ 1
第二章	人间有味是清欢：友情词	/ 25
第三章	伤高怀远几时穷：伤时词	/ 43
第四章	水远山长看不足：山水词	/ 67
第五章	澹然心寄水云间：隐逸词	/ 82
第六章	似花还似非花：咏物词	/ 99
第七章	风暖繁弦脆管：节序词	/ 120
第八章	千古风流人物：咏史怀古词	/ 139
第九章	梦绕神州路：爱国词	/ 154
第十章	也解人间青与白：俳谐词	/ 173

第一章 人生自是有情痴：爱情词

钱锺书先生说：“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仅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且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据唐宋两代的诗词来看，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1]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中谈到作词的秘诀时也说：“作词与诗不同，纵是用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可见在词中抒发情爱之感是很自然也很常见的。唐宋词名篇中不少是爱情词，诸如“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张先《玉楼春》）、“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晏殊《玉楼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姜夔《鹧鸪天》）之类的名句更是脍炙人口。

[1] 钱锺书：《宋诗选注·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最早的文人词选集《花间集》就将词的题材集中在男女情爱上。被称为“花间鼻祖”的温庭筠尤其擅长刻画男女情爱之思，且看《更漏子》。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词中的女子深夜难眠，画堂燃着红烛，玉炉熏着香，却无法感受到温馨。红烛燃烧的蜡油流下来，凝结成泪珠的样子，这蜡泪何尝不是女子的泪呢？烛光映照着画堂，也映照着女子深深的思念。“偏照画堂秋思”，诉尽深夜无眠的寂寞。一个残妆的女子，在绵长的秋夜中无法入睡，故而感到衾枕冰凉。下阕换头宕开，以景烘托女子的思念和寂寞：秋雨打着梧桐，无休无止，雨声和女子心中的相思纠缠在一起，雨不停，思念也不停，彻夜难眠。这情景和白居易《长恨歌》中“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的句子何其相似。全词没有正面描写，而是借着对室内室外景物的描写烘托出了主人公缠绵的相思，难怪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说“梧桐树”数句“语弥淡，情弥苦”。再如《忆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余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这首小词语浅情深，耐人咀嚼。女子精心装扮后登楼，却是“独倚”望江楼。望江楼，在今天成都的望江楼公园，唐代多为成都人送别之地。南朝《西洲曲》说“楼高望不见，尽日阑干头”，温庭筠化用了这句诗，也写了女子登楼思人，词句非常优美。“千帆”是夸张，也见出女子的痴情。叠声词“脉脉”、“悠悠”写出了女子思绪的绵长，河水没有停息，相思也一样没有停息，唯有肝肠寸断。有人认为末句是画蛇添足，俞平伯先生则认为是女子看到离别之地，回忆分手之境，加倍哀伤，是化用了唐赵微明《思归》诗：“犹疑望可见，日日上高楼。惟见分手处，白蘋满芳洲。”很显然，温庭筠的词比起诗歌来更具摇曳生姿之态，艺术感染力也强得多。他有一首《菩萨蛮》（凤凰相对盘金缕）也是同一思致，写女子精心装扮后登上画楼翘盼离人，结果却是“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温庭筠笔下的男女之情是含蓄隐忍的，上面列

举的两首词风格清新，颇有民间词的风味。而词家必选的名作《菩萨蛮》则代表温庭筠词的另一风格——富丽精工。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起句中“小山”的含义，诸家意见不同，有认为是屏风的，有认为是装饰用梳子的，也有认为是指眉毛形状的，还有认为是山枕的，不一而足。根据词前后文的意思，此处“小山”应该是指眉毛。黄杰在《宋词与民俗》中梳理了各家对“小山”的解释，根据出土唐代妇女妆容和宋词用语习惯，确认此处的“小山”是指眉毛。^[1]两道眉交叠，眉间的花钿闪闪烁烁，故言“金明灭”。女子乌黑如云的头发掠过雪白的脸颊，让人惊艳。俞平伯认为“度”字含有飞动之意。叶嘉莹也说：“‘度’字生动……足以唤起人活泼之意象。”（《迦陵论词丛稿》）^[2]“度”前加上“欲”字，似乎鬓云有了生命。如此美丽而充满生机的女子，却为什么晚起懒梳妆？前后之间的反差让人疑惑。下阕紧承上阕，写这个女子梳妆的样子，镜子照着女人发髻上的花，而她美丽的容颜也如花一样；花与容颜相映，悦目之外有落寞之感，花无百日红，红颜也易憔悴。末句自脸往下，写到女子的装束：簇新的衣裙富贵而艳丽，和起句的美貌相呼应，然而衣裙上却是成双的鹧鸪。似乎漫不经心的一笔，却泄露了女子晚起懒梳妆的原因：她是独守空闺啊！传说鹧鸪的叫声是很像“行不得也哥哥”的，难怪她对衣裙上成双成对的鹧鸪图案那么敏感了。这首小词只是撷取了生活中起床梳妆这么一个细节，结构的缜密却是非常高超的。全词所表达的怨妇情感深藏在富丽精工的字词中，以至于到了清朝，主张词有寄托的常州词派的代表张惠言说这首词是“感士不遇也”。从古代社会文人命运不能自主这个角度看，《菩萨蛮》似乎是有文人怀才不遇的感慨的。

温庭筠笔下女子的相思和情感是用相当冷静的笔调从旁观者角度写的，与他并称“温韦”的韦庄，则将情感注入了词作中的人物，词中女子的感情显得

[1] 黄杰：《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08—320页。

[2] 叶嘉莹：《迦陵文集》卷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灵动而真切。且看这两首联章体的《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前首是女子思念男子。起笔就是具体日期，显然是强调这一天的特别，原来是分手周年的日子。离别之日的女子泪眼盈盈，为了不让泪珠滚落，佯装低头，不让情人看到自己的伤感，实际上早就是魂追魄随了。这份深情除了天上的圆月，却无人能知。汤显祖说：“直书情绪，怨而不怒。”（《花间集评》卷一）。唐圭璋《温韦词之比较》中也说：“纯用白描，明晰如话，而自情深一往。”^[1]（《词学论丛》）后一首词则从男性角度出发，写了对女子的思念，与前一首相互呼应，刻画了彼此爱情的真挚。温庭筠词抒情多含蓄蕴藉，而韦庄词则直抒胸臆，一显一隐，在缠绵悱恻中见沉痛。

温、韦之外的花间词人也多有描写相思之作。同为写相思，构思却各有胜场，我们再看两首。

春山烟欲收，天澹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牛希济《生查子》）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顾夔《诉衷情》）

牛希济词写女子与所爱相分别的场面，以春日清晨的残月烘托凄凉的气氛。这

[1] 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页。

个女子殷殷叮嘱情人，要爱惜青青芳草，因为那就是我所着罗裙的颜色，青草可以让离人想起自己。芳草萋萋，是离人处处可见之景。女子心思之巧足以见出其感情之深。顾夔词一样构思巧妙，起句问情人漫漫长夜抛下自己到哪里去呢？自答没有音信。一问一答之间，主人公之落寞就跃然纸上了。接下来描写她关门皱眉，斜月西沉，此情此景让人黯然。“争忍”即“怎忍”，即便没有音信，她又怎能不相思？孤衾难眠之际，忍不住埋怨对方不能体谅她的心。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中指出此词末句“自是透骨情语”。后北宋李之仪《卜算子》“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句，显然是由此化出。词中女主人公非常痴情，不过正如汤显祖所说，“若到换心田地，换与他也未必好。”（《花间集评》卷三）在男权至上的时代，多少痴情女子的深情就这样被寂寞和绝望吞噬啊。

《花间集》中描写的爱情中多悲苦哀怨的女子形象，但也有女子是娇痴热烈的，如张泌《浣溪沙》中的主人公。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
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此词描写男子偶然一瞥，望见车中女子盈盈秋波后，假装酒醉，痴情相随的场景。女子虽然呵斥他，然照应上阕她偷偷揭开帘幕，慢慢转动眼波的举动，这呵斥中似乎亦有欣喜之意。鲁迅曾在读了这首词后感叹：“上海的摩登少年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盯梢’。……我一向以为这是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道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唐朝的盯梢》）^[1]词中青年男女一见倾心，全词的大胆和俏皮在唐宋词中是很少见的。男子如此大胆，女子也并不羞涩。

手里金鸂鶒，胸前绣凤皇。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

（温庭筠《南歌子》）

[1] 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韦庄《思帝乡》）

这两首词中的女子看到了符合自己理想的男子，就大胆生出将身嫁与的念头，跟今天主动追求爱情的女子何其相似。鲜活的形象让我们忘记了时空的阻隔，为这率真、热情的女孩莞尔。然而唐宋词中这样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实在是寥寥无几，大多数的爱情都是女子深闺的哀叹和无尽的相思，充满了悲剧的色彩。

《花间集》中对爱情的描写几乎涵盖了后世男女情感的各种类型，此后的词作描写男女感情也就集中在相思、离别、相遇等题材上。同样的题材，在不同的人笔下却呈现出不同的风采。巧妙的构思，多姿的语词，直到今天依然引起人们的共鸣。

比西蜀稍后的南唐，也是当时词坛的中心。南唐词人中尤以李煜为杰出，他和大周后、小周后都有真挚的感情，对爱情的体验极其深刻。他的爱情词不再是代人说，而是自己亲身的体验，比起花间词人笔下的爱情更能打动人：

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菩萨蛮》）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清平乐》）

《菩萨蛮》是李煜前期的词作，恣肆的创作态度、鲜明的主体情感展示出李煜独特的个性和词风。这首词大胆写出了他在宫中幽会时的情景，将少女对幽会的期盼、害怕和娇羞的心态逐一写出，对心理的刻画是很细腻的，颇有孙琮《情人碧玉歌》中“感郎不羞赧，回身向郎抱”的意趣。全词以叙事传情，很富戏剧性。《清平乐》也是词家常选的名作，它将深闺女子的思念之情用清新

明媚之春色加以烘托，意境优美。上阕以落梅如雪，拂之还来的场景写出了思念之情的绵绵不绝，下阕则以草喻离恨，以草之无边无际来衬托相思之深切。后来欧阳修《踏莎行》也有“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之语，借春水之绵长来比拟离愁之无尽头。秦观《八六子》更是直接化用后主词句，说“恨如芳草，萋萋划尽还生”。李煜词情真语挚，足见其重情厚意之性。

入宋后，词坛一度岑寂。隐士林逋，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气度超脱，却写下了一首极为缠绵深情的《相思令》。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这首词以民歌手法质朴地表达了相爱之人离别的缱绻，与他在诗歌当中塑造的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迥然相异。起句以钱塘江两岸青葱之景起兴，用拟人手法写两岸青山，似乎青山与人一样在迎送情人，接下来却转折：“谁知离别情？”山不知，人亦不知，怨愤悲苦之情油然而出。下阕紧承上阕，转为正面描写送别时之场景：两人相对泣下，而象征同心的罗带尚未打好结，江水已经齐岸，船就要开了。开放式的结尾，让人有无限遐思，咀嚼有味。语浅情深，正是这首小令的妙处。

北宋中期长寿词人张先，对爱情有许多独到的体悟，留下了很多名句，如这首《千秋岁》。

数声鶗鴂。又报芳菲歇。惜春更把残红折。雨轻风色暴，梅子青时节。永丰柳，无人尽日花飞雪。 莫把幺弦拔。怨极弦能说。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夜过也，东窗未白凝残月。

词作细腻地描绘了痴情女子对爱情的苦守和执着。上阕表面是写春天美好景色被风雨破坏，实则是对美好爱情遭到破坏的沉痛感叹。“数声鶗鴂，又报芳菲歇”显然是化用了《离骚》“恐鶗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句意，着一“又”字，可见女子与情人分别不止一年了。词中提到的“永丰柳”，是用白居易“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之诗意，指被冷落的女子，春光

已逝，心无所归，感伤之至。感情和春天一样，匆匆而去，风雨摧残了春光，爱情也不见光华，心情是很沉痛的。下阕“幺弦”即琵琶的第四弦，高音突然迸发，难以掩饰内心的痛。女子对感情极其执着，故发出“天不老，情难绝”的决绝之叹，反用李贺“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诗意。这份情犹如一张铺天盖地的网，“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丝”谐“思”。煞尾宕开，以景结，给人无限遐思。张先词中佳句甚多，颇能细腻刻画出恋爱中女子的心思：久盼情人而不得其音信的女子“沈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一丛花令》），与情郎嬉戏的佳人则“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

北宋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繁荣，越来越多的士大夫文人喜欢上娱宾遣兴的小词，并动手创作，在词作中展示他们在诗文里不便表达的对爱情的感受。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晏殊《玉楼春》）

晏殊幼以神童名，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仅十五岁就被赐同进士出身，官至宰相。他有不少词写风月爱情，风格上典雅含蓄，耐人咀嚼。这首词还有段公案，说是晏几道对蒲传正说他的父亲晏殊从来不作“妇人语”，蒲传正就举此词首句为例说：“岂非妇人语？”晏几道强辩说此乃写春光易逝。但在我们看来，这首《玉楼春》确乎是以伤春惜春来烘托一个女子的闺怨之情。“楼头残梦五更钟”化用了李商隐“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的诗意。下阕言思念之苦，煞尾和白居易《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样思致。晏殊在词作中对爱情的执着是竭力赞赏的，如名作《鹊踏枝》。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王国维曾将此词比作《蒹葭》，并以此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所表达的执着之情来比拟“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要经过的三重